

灼	澄	万	四
灼	澄	物	时
花	水	酒	春
如	如	风	富
绣	蓝	流	贵

元曲三百首译注评

(下)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钟 林 斌 著

辽 海 出 版 社

钟林斌
著

元曲三百首译注评
(下)

辽海出版社



[双调·清江引]

钱塘怀古

任 昱

吴山越山山下水，总是凄凉意。江流今古愁，
山雨兴亡泪。沙鸥笑人闲未得。

【译文】

江北的吴山，江南的越山，两山的水汇成一条江，它的名字叫钱塘；钱塘江啊，流淌着无限凄凉。从古至今百姓有多少愁，请看流不尽的钱塘水；从古至今有多少兴亡泪，请看吴山越山濛濛雨。江岸悠闲自得的沙鸥啊，它笑看人间没有清闲太平的岁月。

【注释】

〔钱塘〕这里指钱塘江。〔吴山越山〕春秋时期，钱塘江是吴、越两国的分界线，江北的山称吴山，江南的山称越山。〔闲未得〕即“未得闲”。

【评析】

《钱塘怀古》抒发历史兴亡之感，忧伤、深沉。春秋时期，吴越两国之间相互征战，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可歌可泣悲壮激越的历史悲喜剧，胜利者也罢、失败者也罢，早已灰飞烟灭，然而作为历史见证的钱塘江依然滚滚东流。五代时期，钱氏曾在吴越旧邦

建立吴越王朝；南宋朝廷偏安江南，曾将首都建在钱塘江之滨的杭州。围绕着割据、统一而展开的一场又一场战火曾在钱塘江两岸燃烧，不知有多少生灵涂炭。任昱无疑熟知历史，因之，在小令开篇便以“吴山越山山下水，总是凄凉意”，表达他对钱塘历史的深沉思考，对历史的风风雨雨，作出一个概括，这就是“凄凉”。接着，又以“江流今古愁，山雨兴亡泪”这工整的对偶句，对历史的“凄凉”进一步具象化。虽然任昱的“怀古”未能如张养浩“潼关怀古”那样直接流露出民本意识，但任昱所说的“愁”和“泪”，当不止是指帝王贵族的愁和泪，其着眼点应是老百姓，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介布衣。所以末句“沙鸥笑人闲未得”的“人”是包括作者在内的平民，平民未得闲，未能过上太平安乐的日子，这正是作者吊古伤今的出发点。

【作者简介】

吴镇（1280—1354）字仲圭，号梅花道人。嘉兴（今浙江省嘉兴市）人。元代画苑四大家之一。散曲创作仅存小令一首。

[南吕·金字经]

梅 边

吴 镇

雪冷松边路，月寒湖上村。缥缈梨花入梦云。
巡，小檐芳树春。江梅信，翠禽啼向人。

【译文】

松林边积雪的小路，闪着冷光；月色下的湖上村，笼罩着寒意。远处树枝挂雪，隐约梨花绽放，天地如在梦中。我月下徘徊，有幽香袭来，看屋檐外已有芳树报春。美丽的小鸟向人啼唱，传达江梅初开的喜讯。

【注释】

〔缥缈〕隐隐约约的样子。〔梨花〕唐代岑参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形容雪。此句的“梨花”当非实指，似是树枝挂雪所引起的联想。〔翠禽〕翡翠鸟。这里泛指美丽的小鸟。

【评析】

《梅边》出自大画家之手，体现出写实与跳跃式想象相结合的思维特点。作者没有将梅花置于画面的中心位置，而是着意渲染梅花冒雪冲寒绽放的环境，以及在幽冷的氛围中透出的无限生机。作者的思维有三次跳跃式的转换：在雪冷月寒之夜，他突然觉得自己身入梨花绽放的温柔梦乡；接着，他徘徊月下，忽地发现檐外已有春色；最后，又感觉到有翠禽报道江梅已开的信息。须知，在寒冷冬夜是不可能有翠禽啼鸣的，这显然是按照画家的构图要求，将温和的白天才能出现的景象移植在画面上的。他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要点出题旨，显示梅花不畏严寒的品格而已。所以，此曲所描绘的不是一个浑圆的意境，而是作者对几个印象的组合，以表达其在严寒之夜展望春天来临的心境。

【作者简介】

钱霖 生卒年不详，字子云，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县）人。《录鬼簿》将其入编“方今才人相知者”之列，系元代后期散曲作者。放弃世俗生活，为道士，更名抱素，号素庵。有散曲集《醉边余兴》，已佚。钟嗣成称赞他的散曲“词语极工巧”。

[双调·清江引]

梦回昼长帘半卷

钱霖

梦回昼长帘半卷，门掩荼蘼院。蛛丝挂柳棉，
燕嘴粘花片。啼莺一声春去远。

【译文】

从梦里醒来，已是长长的白昼，窗帘半卷着；荼蘼花开的院落，掩着大门。蛛丝挂着柳絮，燕子衔着落英的泥土，春莺儿一声啼唱，春天已走远了。

【注释】

[荼蘼] 落叶小灌木，开白花，有香气。 [柳棉] 柳絮。

苏轼《蝶恋花·春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评析】

此曲描述暮春初夏的景象和抒发惜春的思绪，取景精当典型，语言精粹，在极短篇幅里充分展开了春将归去、夏天来临的氛围。抒情主人公远远躲在景物之外，只用“梦回昼长帘半卷”，表示他的慵懒和闲适，表明他是一位隐士。他的惜春思绪纯然通过三种景象加以体现：蛛丝挂柳絮、燕子衔泥沾落红、啼莺声声唱春归；这全是暮春与初夏交替的征候，令人倍感时光如流水的无奈。

[双调·清江引]

高歌一壶新酿酒

钱霖

高歌一壶新酿酒，睡足蜂衙后。雪深鹤梦寒，石老松花瘦。不如五株门外柳。

【译文】

高唱一曲隐士歌，饮罢一壶新酿酒，酣酣睡去直到蜜蜂散衙时候。白鹤在洁白的雪地里做着清梦，苍老的怪石布满针叶般细小的苔纹。最喜门外五株柳，清高如陶公。

【注释】

〔蜂衙〕蜂儿群聚，如官吏到衙门排班参见上司。蜂衙后，指衙参结束。

〔松花瘦〕指石头上的苔纹很细，如同细小的松针布在上面。这里不宜将“松花”理解为松树开的花。

〔五株门外柳〕隐士所居的象征。陶潜《五柳先生传》称：“先生……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陶潜以五柳先生自况。

【评析】

此曲抒发作者的隐士情怀，极力赞美隐士生活的清幽闲适，以远离红尘为快乐，以陶渊明为样板。同时，以“睡足蜂衙后”，表示对官场的轻蔑和厌恶。参衙的官吏们早早上衙接受上司的训示，晚晚才能退衙，一参一退，乱哄哄如蜂群聚散；相反之下，高卧五柳庄的隐者却直睡到官员们散衙之后，多么惬意、轻松。此外，作者还以鹤自许。鹤，本是高蹈世外者的象征，隐士的朋友，像鹤一般做着清梦，可谓高洁清雅之至。

【作者简介】

徐再思（约1280—1330后）字德可，嘉兴人，曾任嘉兴路吏，与张可久同时期的散曲作家，《录鬼簿》将其入编“方今才人相知者”之列。好食甘饴，故号甜斋。人们将他的散曲与贯云石（酸斋）的散曲相提并论，称“甜酸乐府”。

〔黄钟·红锦袍〕

那老子爱清闲主意别

徐再思

那老子爱清闲主意别，钓桐江江上雪，泛桐江江上月。君王想念者，宣到凤凰阙。想着七里渔滩，将着一钩香饵，望着富春山归去也。

【译文】

那个老头儿喜欢清闲有怪主意，在雪浪翻滚的桐江上垂钓，在洒满月光的桐江上荡船。帝王想念着他，将他召到宫殿，那老头儿总是想着七里滩，于是拿着一钩饵料，回到富春山了。

【注释】

〔主意别〕主意独特、古怪。〔桐江〕富春江从建德至桐庐段的别称。〔者〕着，语尾助词。〔宣到〕皇帝下诏书召到。

〔凤凰阙〕帝都的宫殿。〔七里渔滩〕桐江上一处风景，东汉初年隐士严光垂钓处。〔富春山〕富春江两岸的山。

【评析】

此曲赞美东汉初年著名隐士严光不慕荣华富贵、独爱自由闲适的处世之道，体现出作者对淡泊宁静人生境界的追求。严光少年时期曾与尚未发迹的刘秀同游学，刘秀称帝后召他为谏

议大夫，严光无意做官，拒绝征召，依然躬耕于富春山，垂钓于七里滩，终生未仕，年八十，卒于家。严光是隐逸之士的典范，他的节操成了历代失意士人的精神寄托。徐再思此曲以精炼的语言隐括了严光的人生选择，表明对这种选择的肯定。徐再思曾为小吏，结局如何不得而知，从此曲的思想倾向，可以猜测他最终可能走向飘泊江湖或归隐山林的道路。徐再思和许多散曲家一样，赋予隐士的生活方式以诗情画意，“钓桐江江上雪，泛桐江江上月”，便高度概括了这种浪漫生活情趣，产生令人神往的艺术效果。

[黄钟·红锦袍]

那老子觑功名如梦蝶

徐再思

那老子觑功名如梦蝶，五斗米腰懒折，百里侯心便舍。十年事可嗟，九日酒须赊。种着三径黄花，栽着五株杨柳，望东篱归去也。

【译文】

那老头儿看功名富贵如同荒唐一梦，懒得为五斗米向上司们弯腰，区区一顶县令的乌纱帽，说抛掉就抛掉！回想十三年为官的经历真可叹息，归乡后重阳节的酒还得赊着，但他心里高兴呢，屋前小路边种满菊花，大门外栽上五株柳树，一想到这份自由，老头儿欣欣然回家了。

【注释】

〔梦蝶〕用庄子梦蝶事，用在这里表示对功名的轻蔑。

〔五斗米〕指陶渊明为彭泽县令的俸禄，萧统《陶渊明传》称，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百里侯〕即县令。

古代一县所辖地为百里。〔九日〕指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

〔三径黄花〕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三径，屋前小路。黄花，菊花。〔东篱〕指代家园。陶渊明《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评析】

此曲赞美陶渊明弃官归田之举，是上选曲的姐妹篇。陶潜是继严光之后，作者心目中的又一位人生楷模。小令隐括了陶潜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辞去彭泽县，归隐柴桑乡间的经历，将陶渊明那些美妙的诗文佳句融会在曲子中，勾勒出了他那矫首天外、悠然洒脱的高士形象。小令语言流畅，如流水行云，一气呵成，给人以淋漓畅快的艺术享受。

〔双调·蟾宫曲〕

姑苏台

徐再思

荒台谁唤姑苏，兵渡西兴，祸起东吴。切齿仇冤，捧心钩饵，尝胆权谋。三千尺侵云粪土，

十万家泣血膏腴。日月居诸，台殿丘墟。何似灵岩，山色如初。

【译文】

这荒芜的亭台，是谁命名它为姑苏？是它的主人吴王夫差。正是他起兵西渡钱塘江，挑起战火连年的吴越冲突。越国君臣切齿痛恨仇敌，勾践卧薪尝胆，范蠡设下计谋，送上美人西施作钩饵，终将吴国倾覆。高耸入云的姑苏台，瞬间化为粪土，十万家民夫的血泪浸入泥中成了膏腴。岁月如流水，冲刷着历史，再不见巍峨辉煌的台殿，眼前是一片丘墟。吴王奢侈淫乐的姑苏台，怎能比得上那峻峭的灵岩，山色依然如初，一派葱绿。

【注释】

〔姑苏台〕春秋时吴王夫差耗费无数民力资源建在太湖之滨的台殿亭阁建筑群。史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见二百里。行路之人道死巷哭，不绝嗟嘻之声，民疲士苦，人不聊生”（《吴越春秋》卷五）。〔捧心钩饵〕指美人西施被送进吴宫，让夫差沉溺女色。〔日月居诸〕《诗经·邶风·日月》：“日居月诸，照临下土。”用在此曲为岁月不停，时光如流之意。〔膏腴〕指血肉化为肥沃的土壤。〔灵岩〕山名，在今苏州市吴县境内。

【评析】

《姑苏台》是一首怀古之作。作者目睹姑苏台的废址，追想春秋时期吴越兴亡的历史，强烈谴责荒淫暴虐好战的吴王夫差，嘲

笑这位骄横一时的君王身死国灭的可悲下场，同时深切同情在暴君统治下白白流汗流血的人民。“三千尺侵云粪土，十万家泣血膏腴。”高度概括了暴君的奢侈无度和百姓为之付出的巨大牺牲。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怀古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平民百姓，而不仅仅是惋叹王朝的兴亡。当然，作者也以历史的长远的眼光来观察帝王的功业，认为帝王的基业不过短暂的一瞬，它们终究要成为灰土，被时间的长河冲刷得不见踪迹，在轻蔑中又蕴含着警告。“日月居诸，台殿丘墟。何似灵岩，山色如初。”读罢令人肃然。言外之意，那些穷奢极欲的君主，还是少一点消耗民脂民膏吧，大自然长存，你们不过是匆匆过客。

[仙吕·一半儿]

春 情

徐再思

眉传雨恨母先疑，眼送云情人早知，口散风声谁唤起？这别离，一半儿因咱一半儿你。

【译文】

我与你眉目传情，母亲早早起了疑心，我与你眼送秋波，旁人不是不知，可是哪一位散播出这么多风言风语？闹得咱俩生生被拆散，苦苦相别离，一半儿是因为我自己，一半儿是你沉不住气！

【注释】

[眉传雨恨]与下句“眼送云情”互文见义，即眉眼间相互传递情爱的心意和秘密。云雨，指男女情事。

【评析】

《春情》以女子口吻唱出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愿望以及这种愿望未能实现的烦恼。明白如话，率直坦诚，最末一句既是怨词又是打趣，大类民歌的情调。这表明元后期的一部分散曲创作，依然继承着前期散曲本色天然的传统，像徐再思这样有“词化倾向”的曲家也是这样。

[南吕·阅金经]

闺情

徐再思

一点心间事，两山眉上秋。拈起金针还又休。
羞，见人推病酒。恹恹瘦，月明中空倚楼。

【译文】

有件心事总是折磨着她，紧蹙着两道弯弯的眉，刚拈起针线啊，又立即放下，总是无情无绪。羞涩显在脸上，人前假装说多吃了酒。精神萎靡，日见憔悴，月明之夜，徒然倚着楼头栏干，想着心事。

【注释】

〔恹恹〕精神不振的样子。〔空〕徒然，白白地。

【评析】

此曲题曰《闺情》，着力刻画的是女子怀春的心绪。作者通过女子的脸部表情和形体动作，揭示她对爱情的渴望以及无法得到爱的忧伤。这是一种无法抗拒，无可言状的忧郁和伤感，像一种疾病折磨着她。作者以轻轻的画笔点染这位人物，说她只有“一点心间事”，仅仅是“一点”而已。然而，就这“一点心间事”，使得她眉头紧皱，像秋天的草木遭霜打一般，她刚拈起金针却无法集中精神做女红，她的脸像是潮热，令外人感到惊讶，她夜间无法入睡，徒然在楼头凝望明月，相当准确地把那女子特殊的心理现象展现在读者面前。《闺情》实在是一幅传神的女子思春图。

〔中吕·阳春曲〕

皇亭晚泊

徐再思

水深水浅东西涧，云去云来远近山。秋风征棹钓鱼滩。烟树晚，茅舍两三间。

【译文】

山溪从西流向东，溪水一会儿深，一会儿浅；朵朵白云飘荡在两岸的山，远行的船顶着西风，驶上钓鱼滩。天色向晚，疏林披上雾霭淡淡，近处有袅袅炊烟，茅舍两三间。

【注释】

〔征棹〕远行的船只。棹，摇船的大桨，指代船。〔钓鱼滩〕疑指富春江上严光垂钓的七里滩。

【评析】

《皇亭晚泊》像一幅素描，勾勒出作者从游船上所见到的两岸风景。寥寥数笔，长长的深溪，溪两岸的云山，溪上的钓鱼滩头，烟树茅舍，尽收眼底，落入画面。极为干净明快，活似一首短短的船歌。作者陶醉在大自然的画图中，但也流露出浅浅的客愁，这就是“烟树晚，茅舍两三间”所蕴含的思绪。

〔越调·天净沙〕

探梅

徐再思

昨朝深雪前村，今宵淡月黄昏。春到南枝几分。水香冰晕，唤回逋老诗魂。

【译文】

昨天清晨，前村积雪深深；今日黄昏，天空已升起淡淡的月。啊，春色已悄悄来到梅树的南枝，傲雪绽放的花朵，散着幽香，渗入湿润的夜气。更有花蕾上的冰凌，在月光中显出清辉，以梅为妻的林逋啊，你的诗魂当被唤醒。

【注释】

[冰晕] 指日光透过冰凌所呈现的光环。这里指在雪中绽放的梅花，梅蕾有月光下显出的清辉。 [逋老] 指北宋诗人林逋，他隐居杭州西湖孤山，养鹤植梅，终生未娶，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有咏梅佳句曰：“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山园小梅》）被广为传诵。

【评析】

徐再思此曲的构思明显受到林逋《山园小梅》和乔吉《双调水仙子·寻梅》的启发和影响。但徐氏的“探梅”不同于乔氏的“寻梅”，前者已知某处有梅，预测到它将绽放，不是“寻”，而是“探”，就像对一位老朋友的探望一样。因之，《探梅》所侧重用笔的是寒梅绽放的环境（雪与月），以及月下初绽的梅花所给予作者的印象和感受。所以，短短五句虽无新的创意，倒也自成画面，诗意盎然，有几许文人的清雅之趣。